



暗卫

本是朱门清贵 / 一道密旨让他们
从此隐姓埋名 / 成为暗卫

二十万读者热追两年
人气作者【秦挽裳】

暗卫系列惊艳登场

独家番外 稳居读者
全彩精装 票选榜首

暗卫

秦玥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暗卫 / 秦挽裳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5

ISBN 978-7-5399-9941-8

I. ①暗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1431 号

书 名	暗卫
作 者	秦挽裳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唐 柳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45 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,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9941-8
定 价	32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CONTENTS 录

第一篇	月上清桐	001
第二篇	银河秋晚	018
第三篇	嫁纨绔	036
第四篇	君心遥遥	056
第五篇	掌上金钗	073
第六篇	骄弟	092
第七篇	不喜青梅约	110
第八篇	枯蝶又翩翩	131

目 CONTENTS 录

后记	番外二	番外一	第十四篇	第十三篇	第十二篇	第十一篇	第十篇	第九篇
◆	◆	◆	◆	◆	◆	◆	◆	◆
挽裳夜话	戏问花门	凤衣飞宴	东宫暗卫	银萼	绿萼花绵绵	永平无欢	倾泪煮云	卿无点墨
296	283	270	249	231	211	191	172	152



第一篇 月上清桐

叶清桐

沈暮

赵子衿



很多年后，沈暮再一次忆起那个唤作“叶清桐”的女子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记不起她的容貌。他想了很久，终于明白，不是他忘了她，而是他从未看清她到底长什么模样。



叶清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一个表哥，却在八岁那年才见到他。

那时，叶清桐的娘亲病逝，她在一夕之间成了孤儿。年幼的她没有人可以依靠，家境困苦使得周围的人都对她唯恐避之不及，突如其来的一切让她不知所措，跪在娘亲的床榻前哭红了眼睛。

那种无依无靠的生活对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姑娘来说太过绝望，所以，沈暮的到来对叶清桐而言，就像是穿透无边无际黑暗的一抹阳光。

那是叶夫人病逝的第二日，叶家破败的房门被推开，许久的安静突然被打破，叶清桐回过头去，一眼便看到逆光而立的少年。

他十三四岁的年纪，身姿挺拔，着一袭蓝色锦袍，腰间锦带嵌玉，右手持剑，俊朗的脸上带着一丝稚嫩和舟车劳顿的疲色。

少年走到叶清桐面前，低头看着她，声音亦带着些许疲倦：“妹妹，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之后，少年帮叶清桐安葬了叶夫人，又帮她打点好一切，这才带着她离开。

叶清桐曾不止一次听娘亲说起表哥，将军府的大公子沈暮自小便是让人称赞的孩子，年长她五岁，品行学识极为出众，虽然年少，却行事沉稳，雅人深致。初始她并未放在心上，但是日子久了，说得多了，那些话语便一点一点记在她的心里，心中便生出一个翩翩少年的模样。当有一天，这个少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时，她发现他比她想象中还要好。

叶清桐跟着沈暮来到王都晋阳，被收养在将军府中。沈将军是她的舅舅，按理来说，她的身份虽不及沈暮尊贵，但较之他人也算得上优越。

然而，她却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。

叶夫人是沈将军最小的妹妹，当初不顾家人阻拦，跟着家丁私奔，十多年未回家，情分早已疏远。而叶清桐自小贫苦，王都和将军府的奢华让她行事缩手缩脚，沈将军一开始还会关爱她一番，而她总是低着头不敢说话，久而久之，沈将军也不爱往她的院子里来了。

王都一些朝臣家年纪相仿的儿女经常凑到一起玩，心高气傲的小孩子总是对乡下来的事物格外排斥，看到怯懦的叶清桐，他们总是商议着怎么捉弄她。

有时沈暮遇到他们合伙欺负叶清桐，他会顺手将她从那群小孩子中拎出来。虽然沈暮年纪也小，但他却不和他们在一起玩闹，他每日不是去学堂念书，就是去校场练武。叶清桐见到他的次数少之又少，能被她顺手救下的次数亦少之又少，后来，她被欺负得狠了，便躲在自己的院子，不再和那些小孩子玩耍。



九岁那年，叶清桐开始去国子监里念书习武。

她以前从未进过学堂，因此学起来要比其他的孩子困难得多。别人一遍就学会的东西，她往往要很久之后才能明白，每次考学问，她总是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故而极不讨夫子喜欢。

习武方面更是如此。

终于有一天，当她一个简单的动作怎么都做不好时，性子暴躁的师父一巴掌拍掉她手中的剑，怒吼道：“果真是蠢，以后不要再来校场！”

周围一众看热闹的世家子弟哄堂大笑，叶清桐呆呆地看着掉落在地的剑，众人边窃窃私语边对她指指点点，她脸上红得厉害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她不傻，面对嘲讽，怎会不难过？

师父甩袖而去，就在叶清桐不知该作何反应之际，一双手突然出现

在她低垂的视线中。那手十指细长，骨节分明。

那双手的主人捡起地上的剑，在叶清桐诧异的目光中，将剑送至她的手中，淡淡道：“我教你。”

少年穿着蓝色长袍，面容沉静，一颦一笑都是极好看的模样。

那些世家子弟看到是沈暮，顿时不再玩闹，打过招呼之后，纷纷离去。

叶清桐有些局促，而沈暮却无一句话，只是握着她的手，挽出一个漂亮的剑花来。

那日，沈暮手把手教了她许多，奇怪的是，一向呆笨的她竟将那些招式记得异常清楚。

那时沈暮只是路过，不忍看她一个小姑娘如此尴尬，十四岁的少年一个不经意的温柔表露，却让她麻木怯懦了许久的心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她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目标——她要成为像赵子衿那样好的姑娘。

尚书府赵家的千金，不论是容貌还是才学，都让人惊叹。也只有那样好的姑娘，沉稳如沈暮，也会时不时对她流露出一抹笑意。

习武师父开始对叶清桐视而不见，就算看到她没有学会，也不会再停下来等她。因此，为了能赶上其他人的脚步，她往往要付出超出他们几倍的努力。

她会比他们起得早，她会比他们离开得晚，她会努力地记住每一个招式，每一句诗词。

虽然还不太清楚自己为何要这样，但她却那样想让自己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优秀。

如此过了三年，承德十一年的寒冬，一道密旨突然传至将军府——当今圣上要为太子培养暗卫，令将军府的大公子进宫。

正厅里跪满沈氏家眷，年迈的宦官还未宣完旨，沈夫人就已支撑不住，

昏了过去。

所有人都明白，十七岁的沈暮再过不久就能入朝为官，以他的才能，不管是去边关沙场还是手执朱笔，他的前途都将是一片光明。可若是去了暗卫营，那他不仅断送了仕途，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一种奢侈。

被选中的还有尚书府的小姐，赵子衿。



将军府笼罩着一层阴霾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沈将军传出沈暮突然大病，大限将至的消息。

王都的百姓皆叹息不已，而沈暮却像往日一样淡然。

第二日，宫里的马车停在了将军府的后门。那时天还未亮，寒风夹杂着落雪，长长的青石街道笼着一层幽静，叶清桐藏在门后，看着沈暮在将军府一众家眷的视线中头也未回地踏上了马车，嗒嗒的马蹄声在安静的街道上空回荡了许久。

看着马车渐行渐远，她心里空荡得难受，像是将要失去什么珍贵的东西。那一瞬间，她突然明白，离开的那个人是她喜欢的少年，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他，或许是在他多次将她从那些世家子弟的嘲讽和欺负中解救出来时，又或许是在她第一次见他，他对着绝望的她说“妹妹，我来接你回家”时。

那样简单的几个字，那样简单的一句话，却温暖得让她贪恋难忘。

她抿着嘴角，紧紧地攥着拳头，而后突然转过身朝前门跑去。

淡粉色的裙摆拖在地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她巴掌大的小脸涨得通红。穿过了两条巷子，终于又看到了那辆马车，她开心地轻笑。

她就那样一直跟在马车后面跑，任凭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对她指指点点。

似乎是过了很久，马车驶进城外十里一座山庄里，而她嘴角泛白，终于支撑不住，昏倒在山庄门前。

山庄的侍卫将她唤醒，驱赶着她离开。她跪在雪地里，任凭那些人拳打脚踢，坚持着不肯离去。

朦胧中，有脚步声传来，她抬起眼，看到站在她面前撑着伞的身穿白衣白裙的少女。

那时她的思绪已有些混沌，不管那个清冷的声音问些什么，她只说一句“我要做暗卫”。

额头上的伤口溢出的血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她艰难地眨了眨眼睛，挺了挺微晃的身板。

大抵跪了三个时辰，她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，眉毛也结了冰。

白衣少女道：“进了暗卫营，就再也不能活着出去，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虽然不明白你为何这样，但看你执着，我准许你和其他人一起训练。只是，能不能活下来做暗卫，就看你自己的命了。”

闻言，叶清桐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这张脸太过艳丽。”白衣少女微微蹙眉，转身离开，“我叫容箏，我很期待有一天你能有着和我一样的身份。”



叶清桐就这样留了下来，因为容箏的一句话，她每日必须戴着厚重的面具。

这次大约选了一百余人，皆是年纪轻轻的少男少女，分别由五个师父传授他们武功。

叶清桐和沈暮不是同一个师父，因此，在之后的两年里，她和沈暮并没有什么交集。她的师父极为严厉，她不能出去看沈暮，只能每日静静地听着山庄里的人对他的议论。



从那些人的话语中，她知道了沈暮根骨极佳，又做事沉稳，十分得师父赏识。她看不到他，只能听到她喜欢的少年是有多么好，只能听到她喜欢的少年已经被钦点为太子暗卫，皇恩浩荡，羡慕他人。

训练那样残酷，刀刃舔血，叶清桐资质平庸，所有人都不看好她，所有人都觉得她会是最先死去的那一个。

可她却活了下来。

如此过了两年，直到有一日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思念，于是打听出了沈暮所在的院子，偷偷跑去看他。

那时正是三月草长莺飞的时节，阳光正好，花开十里。

沈暮正在院子里练剑，叶清桐藏在红漆柱子后，她看得出了神，竟忘记了屏住呼吸。

泛着寒光的长剑朝她刺来，她抬手去挡，就这样和沈暮过起招来。

沈暮误以为她是刺客，招式狠戾，她渐渐不敌，不多久就摔倒在地。

他拿剑指着她，居高临下，低头问她是谁。他身后是斑驳的春光，墨发蓝衣，剑眉星目。

在心里想了那么多年的人就在眼前，她有些紧张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就连一向麻木的心也终于生出一丝小姑娘的娇羞。她的恋慕之意那样显而易见，都展现在脸上，只可惜隔着一层厚重的面具，一切都被遮掩着看不见。

许久听不到回答，沈暮微微蹙了蹙眉，看着穿着暗卫营衣服的她，淡淡道：“虽然招式还有些瑕疵，但较之他人好了太多。”

说完，他收剑离开。

那时沈暮误以为叶清桐亦是那些来找他比武之人，因此她找到了一个亲近他的理由。

从那一日起，她一有时间便往沈暮院子里跑。

沈暮已经被钦点为暗卫，日子比以前清闲了许多。他无事可做，便

默许了叶清桐的存在，陪她过招，心情好时还会指点一番，只当打发时间。

因为太过耀眼，曾有许多人看不惯沈暮，来找他比武，可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。他一直觉得那个戴着面具的小姑娘亦是如此，可他没有想到，她竟如此执着。

后来日子长了，终于有一天，当叶清桐再一次被打倒在地时，沈暮朝她伸出了手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叶清桐大脑一片空白，她木木地将自己的手放到他的手中，任他揽着她的腰将她拉了起来，声音带着些许颤抖：“我叫叶清桐。”

“叶清桐。”他默念，而后轻轻一笑，“我记住了。”

那抹笑意转瞬即逝，但叶清桐却眼睛酸涩。沈暮那样的人，如果你太过平庸，他是永远不会记得你的。就像当初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唤她妹妹，只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在之后的几年里，他也没有问起过。

她多想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六年前他带回家的那个小姑娘。她多想告诉他，那个小姑娘一直记得他，那个小姑娘为了他离开了家，为了他放弃了一个女子该有的生活，为了他手染鲜血、满身是伤，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

那个姑娘喜欢他，喜欢了很久。

她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他说，可看着他俊逸的侧脸，她的那些喜欢又被生生吞到了肚子里。她想着，再等等吧，等她和他一样成了暗卫，等她长成一个能够配得上他的姑娘时，她再告诉他。

她承认她有些懦弱，可她却不知，那时的一时退缩，那些她想说的话，此生再也无法说出口。



叶清桐和沈暮就这样熟稔起来，她在他院子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而他的眼神也日渐温和。



很快便到了暮秋，筛选暗卫的日子。因为残忍的训练和考验，当初的一百余人如今只剩了三十多个。而这三十多个人将进行对决，最后活下来的十四个人才会成为皇家暗卫。

那段时间，沈暮对叶清桐格外严厉，以往淡然的眼神里竟有一丝担忧。

叶清桐有些期待，有些紧张，她不敢去想，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些在乎她。

那一日，他送她离开时，她终于鼓足勇气，对他说：“等我做了暗卫，我有些话想要告诉你。”

那时已经入了夜，银白的月华铺了一地。她穿着白色的绣裙，站在一片月光中，仰着小脸看着他。

他看不到她的容貌，只看到她清澈如水的眼睛，看到她眼睛里的紧张和期盼，那轻轻说出的一句话仿佛用尽了她一生的执着。

他不由得一怔，而后低笑，抬手抚了抚她的头：“好，我等着。”

闻言，那双杏眸微微弯了起来，他突然想起一个词——星眸含情。

那日回到院子里，叶清桐就收到了消息，和她对决的人是赵子衿。

筛选对决安排在半个月后，叶清桐没有再去找沈暮，只是每日在自己的院子里练武。

叶清桐从来没想过沈暮会来找她，那时她正在舞剑，在地上翻了一圈，转眼便看到一抹蓝色的衣角。

她慌忙起身，抬起头看着他。

她是那样欣喜，他突然有些不忍心说，但最终他还是说了：“清桐，子衿不如你，我希望你能手下留情。”

他低沉的嗓音仿佛隆冬的寒风，叶清桐的心瞬时凉了下来，连笑也僵在了脸上。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，没有戴面具的脸上尽是泥污，衣服也脏兮兮的，如同一个乞丐。

她以为，他是有些在乎她的。她以为，他是来告诉她要努力活下去的。可她没想到，他却是让她在一场生死对决中手下留情。谁都知道，输了就会死。

他，想让她死。

因为，另一个人是赵子衿。

她就那样愣愣地站在那里，连沈暮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。

她突然明白了，或许不论她怎么努力，她也永远比不上赵子衿。

十月初九，叶清桐早早地来到了校场。

高台之上，血流了一地。每次两个人上去，却只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来，空气中弥散着浓重的血腥味。

叶清桐排到了最后，她看了人群中的沈暮一眼，而后飞身跃上高台。

她第一次带着这么重的戾气，一招一式都带着致命的狠厉。赵子衿本就技不如人，如此一来，更是十分艰难。

她本可以赢得很漂亮，她本可以在十招之内取了赵子衿的性命，拿到最后一个暗卫的名额，可在转身的刹那，她看到了不远处的沈暮，看到了他衣袖下因紧张而紧握的拳。

她心中蓦然一痛。

在赵子衿朝她刺来时，她收起了拦截的招式，任那泛着寒光的利剑刺入她的胸膛。

她似乎听到了利器入肉的声音，殷红的血浸湿了她的绣裙，撕心裂肺的痛意蓦然袭来，可这些，都比不了心里的痛。

她跌倒在地，赵子衿拔出剑，趁她受伤之际，又向她刺去！



叶清桐本以为自己会死，却不想，最后关头，一尺白绫破空而来，



容箏淡淡的一句“都留下来”救了她一命。

她终于成了暗卫，可她想对沈暮说的话，却再没有机会说。

暗卫除了在东宫保护太子的安全，还要出去执行任务。那些暗杀任务往往极为艰难，她每次回来都会多多少少受些伤。

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沈暮了，她常听别人提起，每次赵子衿出任务，沈暮都会陪在她身边。

她想，是不是她剑法太厉害了，所以沈暮才会让她对赵子衿手下留情，所以沈暮才会忘记赵子衿还要年长她几岁，所以沈暮才会忘记她只不过是十五岁的小姑娘。

再次遇见沈暮，是在半个月后，她接到容箏的密令，要和沈暮、赵子衿一起去暗杀从边关私自回京的右将军。

沈暮看到她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可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有说。

有沈暮在，这次的任务本可以顺利完成，不承想，他们接到的消息出了纰漏，以致被右将军设计围剿。

身后是万丈悬崖，叶清桐受了伤，血流了太多，当右将军的银枪朝她刺来时，她一晃神，竟来不及抬剑去挡。

朦胧中，有一抹黑色的衣角快速闪到她的眼前，接着，她便被人揽在怀中。

那怀抱如此温暖，她抬起头，一眼便望进了一双熟悉的眸子。

沈暮的下巴抵着她的额头，他们离得那样近，她清楚地听到他夹杂着痛苦的闷哼声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她似乎看到那双深邃的眼睛里，隐藏着些许担忧。

那柄银枪直直地刺进沈暮的后心，趁沈暮推开叶清桐之际，尖锐的银枪又划过他的眼睛。眼里瞬时一片黑暗，带来锥心的痛意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昏了过去。

叶清桐一手扶着他，一手抵挡着敌手。就在她以为三人皆要丧命于此时，赵子衿突然扑到了右将军身上，拖着他，两人一起坠入悬崖。

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叶清桐愣在了那里。杀戮过山崖万分荒凉，寒风吹过，冰冷死寂。

沈暮的眼睛还在流血，顺着脸颊，像一行眼泪。叶清桐背着他，颤巍巍地朝山下走去。

她身上的伤亦是很重，每走一步，地上就会留下一个血印。很多次想要倒下，可她咬了咬牙又清醒过来。她背着的是她的世界，是她的一切，她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都是为了他，她希望他活着。

她走了很久，终于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座房屋。



沈暮伤了要害，一直没有醒过来。

叶清桐守在他的床前，看着他苍白的侧脸，她脑海中浮现的是赵子衿坠下山崖的那一幕。

赵子衿死了。

可是沈暮不知道赵子衿已经死了，若是她成了赵子衿，那她是不是就能得到沈暮的爱？

当年迈的大夫再一次来为沈暮疗伤时，叶清桐拔剑抵在了他的颈上：“这世间有一种移骨术，可以通过移动五官骨骼来改变人的容貌，请大夫帮帮我。”

错骨带来的疼痛让她脸色惨白，汗珠渗出额头，当她看到铜镜中陌生的容颜时，她有一瞬间有些不知所措。

因为她和赵子衿的声音不同，为了不出差错，她又服下了失声的毒药。毒药灼烧着她的嗓子，她大口大口地咯着血。等她再想开口说话时，她已发不出任何声音。